

齐白石

花鸟扇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国家优秀出版社

0810-82

齐白石花鸟扇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齐白石花鸟扇面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1998年 12月 第1版

1998年 12月 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2 印张:6 $\frac{2}{3}$

印数:0001—4000

ISBN7-5305-0931-4

J·0931

定价: 35.50元(平)
45.00元(精)

出版说明

齐白石(1864—1957年),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他出生在中国湖南湘潭县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少年时学做雕花木工,27岁才拜师学习传统中国绘画。40岁后到中国的各地远游,八九年中,凡六出六归。其间,画了很多写生,临摹了很多前代名作,交了许多朋友,眼界和胸界大开。

55岁那年,因为家乡兵乱,他定居北京,直到97岁逝世。在北京头十年,60岁的齐白石实行“衰年变法”,把对前人画风的摹仿变为自创一格,并获得成功。约从70岁到90岁,是他创造力最旺盛、艺术上最成熟的时期,作品数以万计。作画之余,他还兼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教授,传授了不少学生弟子。晚年,他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逝世五年后的1962年,被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齐白石的艺术多取材于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村,用水墨和鲜艳的色彩描绘农村的自然风物——无论花鸟虫鱼、风景人物,还是生活用品、劳动工具,都真实、生动,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让人感到亲切无比。他继承和发扬了写意水墨画的传统,不论画什么,都能得其形,传其神,雅俗共赏,言简意赅,意味无穷。齐白石还是个出色的诗人、书法家和篆刻家,他的画作,常能融诗、书法、篆刻综合为一。

折扇是扇风解热的工具,也是中国传统的工艺品,更是文人艺术家喜欢的雅玩。齐白石一生画扇面很多,此册选印35幅,多为20—40年代的作品,绝大部分未发表过。这些花鸟扇面,是画家信手拈来之作,都鲜活生动,意趣无穷,表现了画家对大自然和农村生活的一往情深,也表现了一个东方艺术家对生命和世界的态度。

本书文字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郎绍君教授撰写——包括《齐白石的花鸟画》和每幅画的赏析。郎绍君教授曾出版过专著《齐白石》(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1997年),主编过《齐白石全集》(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此书的出版,相信可以使读者对齐白石和他的艺术有进一步的了解。

Flower – and – Bird Folding Fan Paintings by Qi Baishi

Qi Baishi(1864 – 1957) was the greatest modern painter in China. He was born of a common peasant family in Xiangtan County in Hunan Province. He learned to be a carving carpenter when he was a child. At the age of 27, he learned to paint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After 40, he made a tour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less than 8 to 9 years, he had made six trips. During that period, he painted from life and copied many famous masterpieces. He made a lot of friends. His eye view and mind was thus broadened. At 55, he moved to Beijing due to war in his hometown. He settled there till he died at the age of 97. During the first ten years in Beijing, the 60 – year – old Qi Baishi gave up copying style and succeeded in creating his own style. From 70 to 90 years old is his most creative and maturest artistic period. He finished thousands of works. Meanwhile, he was the professor in Beijing State Professional Art School. He taught many students. In his later years, he was elected the Chairman of Chinese Painters Association, conferred the title of “People’s Artist” by the state. In 1962, five years after he died, he was chosen as the Top 10 Cultured Persons in the world.

Qi Baishi mainly drew materials from village life with which he was quite familiar. With ink and wash in bright colors, he depicted the natural village landscape and people. Whether they were flowers, birds, insects, fish, landscape, persons, household appliances or labor tools, he painted them all real, vivid and life – like. He made them warm and cordial to people. He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freehand Chinese brushwork in ink and wash paintings. Whatever he painted, his works achieved a likeness both in shape and spirit with an endless meaning. In addition, Qi Baishi was a talented poet, calligrapher and seal cutter. His pieces of works often combined poetry, calligraphy and seal cutting into one.

Folding fans are employed to cool. They are also traditional Chinese handicrafts. They are especially favored by cultured people and artists. Folding fan paintings are the most numerous among Qi Baishi’s works. This brochure chooses 35 pieces of his works mainly from 1920s to 40s, most of which are unpublished. All of them are materials at his fingertips. They are vivid, life – like and full of interest and charm. It indicates that the artist cherished a deep affection for nature and the village life. These art works reflect an Orient artist’s attitude toward life and the world.

This book is written by Professor Lan Shaojun, including Flowers – and – Birds Paintings by Qi Baishi, and illustration of each painting. Professor Lan is the director of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Painting Research Office in the Paint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Art Research Academy. His authoritative books include Qi Baishi (published by Tianjin Yang Liu Qing Painting House in 1997) and Complete Works of Qi Baishi as the chief editor (published by Hunan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1997). It is believed that his real vivid introduction may help readers gain further insight into Qi Baishi and his art.

齐白石的花鸟画

郎绍君

齐白石兼擅人物、山水、花鸟,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花鸟——包括花鸟、水族、草虫、蔬果及走兽等。他学习花鸟,亦由《芥子园画谱》入门,进而临摹前人、观察写生,最后综合创造,自成一家。

齐白石 27 岁时拜湘潭画家胡沁园为师学习工笔花鸟,但胡氏并不很专于绘事,他对齐白石的鼓励、引导和生活上的帮助胜于绘画上的具体指导。在齐白石学习与研究花鸟画的历程中,摹习前代画家的作品和观察写生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已知他先后研习的前代花鸟画家,有徐文长、八大山人、金冬心、李复堂、黄瘿瓢、罗两峰、赵之谦、孟丽堂、周少白、吴昌硕、尹和伯等。中年时期(约 40 至 60 岁之间),主要摹仿八大作品;晚年(60 至 70 岁间)则主要学习借鉴吴昌硕。齐白石家境贫寒,自己无力收藏古代及近代绘画,所认识与交往的收藏家又很少,他能临摹的名家原作并不多。事实上,他向来是极其认真又极其自由地对待传统的学习,并不唯古是瞻。他晚年曾回顾说:

我六十年来的成就,无论在刻、画、诗文各方面,不都是从古书中得来的。有的是从现在朋友和学生中得来的。我像是吃了千千万万人的桑叶,才会吐出丝来;又似采百花的蜜汁,才酿造出甜蜜,我虽然是辛苦了一生,这一点成绩,正是很多很多古往今来的师友们给我的。

——转引自王森然《回忆齐白石先生》

这番话是真实的。白石一生从身旁师友们获得的,比得古人的并不少。他没有门户宗派之见,也不理会行家隶家、雅的俗的、有名无名,只要觉得好,就毫不犹豫地拿来勾摹。这是那些讲身分、来历的画家所不屑为的。传统不只在古人作品里,也在今人手里;传统有源流根叶之分,有高下优劣之分,学习者的选择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把握它的同时能否加以创造性地融会和转

化,使它个性化、当代化和精粹化。齐白石正是创造性融会与转化传统的天才。

齐白石长期着迷于八大山人,曾多年寻求其作,反复临仿。定居北京后才渐渐摆脱了八大。但他还是得到了八大的好处——学到了简逸画风、简笔画法,以及鱼、鸟等的造型,并借助于对八大(以及金农等)的研究,在风格、气质上从民间艺术转换到文人艺术。对吴昌硕的借鉴始于定居北京后,那时他摹仿八大山人的画风不受买主欢迎,他听了好友陈师曾的劝告,从借鉴吴昌硕大写意画法入手,自创新格。经过近十年的探索,终于获得成功,这就是有名的“衰年变法”。变法主要在写意花鸟画方面,由八大一路冷逸画风变为吴昌硕一路苍劲浑厚画风。齐白石也是金石大家,也擅写篆隶,所以他学吴不仅见效快,且能得其神髓。但吴昌硕画路远比齐白石狭窄,齐白石深受吴氏影响的,主要在画松、梅、菊、牡丹及藤类诸等花卉方面,而其它画题如禽鸟、草虫、走兽和各种农家什物等,则是白石从其他传统画家,从写生和形象记忆中加以变通或独造的。即便是大写意松、梅、牡丹之类,齐白石也以自己的笔路和性情加以变化,与吴氏拉开了距离。

发掘自己丰富的心理与视觉经验,是齐白石创作花鸟画的内在基础。他曾在笔记中写道:

20岁后,弃斧斤,学画像,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只有鳞虫中之龙,未曾见过,不能大胆敢为也。

“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就是师法造化,不脱离自己的视觉经验。粗略统计,齐白石画过的具名花草、蔬果、树木、鱼虫、禽鸟和走兽,至少有215种之多,(参见郎绍君:《齐白石》第171—172页,天津杨柳青画社,1997年),并都是他本人眼熟能详的。古往今来的花鸟画家,谁有齐白石那样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掌握过这样丰富的对象?这和以临摹为生存方式的画家有着根本区别,也和晚近写生派花鸟画家不一样——后者只强调对物描摹,离了直观对象(模特儿)就手足无措。他们不像齐白石那样善于挖掘自己的内在经验,并将昔日经验转化为艺术形态。摹古画

家和写生画家当然并不缺乏生活经验,他们缺乏的是变记忆为视觉图像的能力。前者是盲目崇拜古人的结果,后者是盲目崇拜写生的产物。(此亦20世纪中国学校美术教育的弊端)

在齐白石笔下,花鸟鱼虫蔬果首先是他经历过的某种生活和境界。一朵花、一只草虫,常常联系着他一段难忘的记忆,一片充满感情的追思。这里不妨看看他的题画诗:

草间偷活到京华,不为饥饿亦别家。

拟画借山老梅树,呼儿同看故园花。

——题画梅

闲看北海荷千顷,强说潇湘水更清。

岸上小亭终日卧,秋来无此雨声声。

——题画荷

阴密如云蔽日华,偶闻香气更思家。

借山四野皆藤海,樵牧何曾认作花。

——题画野藤花

莲花峰下淡烟横,杏子坞前春雨晴。

十五年来难再梦,一双蝴蝶晚风轻。

——题画蝴蝶

诗中的“潇湘”“借山”“莲花峰”“杏子坞”,说的都是他的家乡。他画梅花、荷花、藤萝或者蝴蝶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是记忆中的早年生活,家乡的春风、香气、雨声和山光水色。这是齐白石花鸟画特殊魅力的来源之一。

对自然生命抱着真诚的爱心,是齐白石花鸟画创造的一大特色。看他的画,常常会感到他在与小鸡、蜻蜓、麻雀、鹦鹉、青蛙、小鱼、翠鸟、花朵们对话,这对话的内容又常常在题画诗里透露出来。如《题画鹦鹉》:“怜君五五犹存舌,别别人前听未清。莫是言些伤心事,不然何以不成声?”——学舌的鹦鹉,该不是因为伤心,泣不成声吧!又如《题画家雀》:“家雀家雀,东剥西啄,粮食仓空,

汝曹何着?”——家雀呀,你可不要把粮仓啄空,否则没得吃了可怎么办,……诸如此类。他画《灯蛾图》,描绘一只灯蛾扑向灯火,题诗云:

园林安静锁苍茵,霜叶如花秋景新。
休入破窗扑灯火,剔开红焰恐无人。

他深怕灯火烧着蛾子,劝它不要进入破窗去。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对于一个小小灯蛾的这种仁心,怕是少有的。以真的爱心观察万象,刻画活泼泼的生命,是中国艺术的重要传统,这传统在齐白石的艺术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童心、童趣,是齐白石花鸟画的另一精神特色。居北京的40年里,每当他提笔作画,想象的羽翅就逆时而飞,返回到童年,返回到交织着蛙声、鸟鸣、蛩吟的星斗塘畔。重温童年有伤感,但更多的是欢乐。“自家牛粪正如山,煨芋炉边香扑鼻。”(《题画芋头》)“儿戏追思常砍竹,星塘屋后路高低。而今老子年七十,恍惚昨朝作马骑。”(《题画竹》)“五十年前作小娃,棉花为饵钓芦虾。今朝画此头全白,记得菖蒲是此花。”(《题画虾》)……“衰老耻知煤米价,儿时乐事可重夸。”对家庭琐事也事事关心的白石老人,只要拿起画笔,进入回忆状态立刻就变得单纯明净起来,好像回到了无忧无虑的乐土。童心即真心,赤子之心,属于人自己的真正世界。老人回忆童年的绘画与儿童的绘画都是“诗化”的,但前者在单纯的形式里熔铸着丰富的人生体验,体现着把握世界的高超技巧,后者则只是单纯的稚拙和“唯灵化”想象的天真。

充满情趣,是齐白石花鸟画在艺术表现上的重要特征。苇草

下,几只青蛙面面对,似在商量什么;河塘里,几条小鱼正追逐一朵荷花的倒影;荔枝树上,两只松鼠正在大嚼其果;螳螂举刀以待,伺机捕捉一只蚂蚱;小老鼠爬到秤上,似乎要自称一下分量;水里浮着花瓣,上面落了一只闻香而至的蝴蝶……面对这些画幅,观者不难发出会心的微笑。幼小生命的活泼可爱,顽皮稚气,它们的好奇、格斗、奔跳、偷窃,都有情有趣,令人感到生命过程的欢乐。平和、宁静、淡泊,醉心于自然美景,忘情于生命的自由与和谐,是历代中国艺术家孜孜以求的心境与画境。齐白石继承光大了这一传统。其更胜一筹者,是将对花鸟鱼虫色相形态的描绘升华到主客一体、澄怀观道的境界。曾见白石一面册页,画一片枫叶在飘落,叶上伏一只鸣蝉。枫叶已凋,却艳如红火,寒蝉自鸣,全不顾飘向何处。自然万物的零落与璀璨、相依与相离,与人生何其相似!这极单纯而细微的画面,真如空潭印月,直透生命的奥秘。

约40年代初,白石老人画过一幅芭蕉,题名《雨后》。水墨淋漓,不着一颜色,而有翠绿如滴的感觉。在雨后逆光的浓重与明亮中,一只淡墨小雀正落在一扇嫩叶上。画上题诗曰:

安居花草要商量,可肯依根傍短墙。
心静闲看物亦静,芭蕉过雨绿生凉。

画境与诗境、情趣与理趣,凝成作品的魅力。这魅力,是东方的、中国的、齐白石的。

1998年5月15日

目录

齐白石的花鸟画 郎绍君

1. 菊花鹌鹑(1924)
2. 茶花天牛(1925)
3. 菊花甲虫(1926)
4. 豆荚蟋蟀(1926)
5. 梅石白头(1927)
6. 红梅(1929)
7. 八哥雁来红(1929)
8. 丝瓜青蛙(约 20 年代晚期)
9. 芙蓉游鱼(1930)
10. 鱼戏图(1935)
11. 小荷蜻蜓(约 30 年代前期)
12. 稻穗蚂蚱(同上)
13. 藤萝蜜蜂(同上)
14. 池塘青草蛙声(同上)
15. 贝叶草虫(30 年代)
16. 芦花白鹭(同上)
17. 秋荷(同上)
18. 蟋蟀图(同上)
19. 桃花蜜蜂(同上)
20. 海棠蟋蟀(1937)
21. 兰花(1938)
22. 笼中鹌鹑(1939)
23. 石榴(20 年代中期)
24. 牵牛花(1940)
25. 桃花小鸟(1941)
26. 游鸭(1941)
27. 寿桃寿带(1943)
28. 葫芦(1943)
29. 五柿图(1943)
30. 蝴蝶兰(40 年代前期)
31. 游虾串枝红(同上)
32. 白菜萝卜(同上)
33. 葡萄(同上)
34. 牡丹(40 年代晚期)
35. 小鸡蝗虫(1950 年)



1. 菊花鹌鹑(1924)

纸本，水墨设色。52.5cm×19cm。作于1924年(甲子)。题：“初秋仁兄清鉴，甲子初秋齐璜画于旧京华。”铃白文“木居士”印。藏于甘肃。

齐白石很喜欢画菊，常以菊喻情、喻理、喻事。此幅刻画两朵红菊一朵黄菊，一丛绿叶。在菊花旁边，蹲着一只鹌鹑。红与绿为补色，对比强烈。黄色与绿色、红色都相对谐调，构成过渡性的中间色。各色菊花都用颜色勾画，只以墨笔勾叶筋，鹌鹑则全以渴墨勾画，在整体上墨与色达到一种微妙的对照与平衡。

齐白石题《画黄白菊》曰：“黄金从来有价，白玉自喜无瑕。多

谢秋风得力，一齐吹到吾家。”——既喜欢钱，又要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古代士大夫文人已有相当区别，即它明确地表示对利的欲望，但又不丢弃精神和人格的追求。

白石又有《卧开菊》诗云：“休笑因何卧地苗，大风吹不折花腰。寒香秋后人方觉，腐尽蓬蒿一丈高。”——这是比喻做人不攀附、有骨气，自强自励。他自己大器晚成，正如“寒香秋后”的卧地菊。



2. 茶花天牛(1925)

纸本，水墨设色。53.5cm×26cm。作于1925年(乙丑)。题：“乙丑冬十二月，齐璜。”钤白文“木居士”印。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茶花即山茶花，亦指油茶树的花——在齐白石的家乡，这种茶树很多。宋陈与义《初识茶花》诗：“青裙玉面初相识，九月茶花满路开。”把茶花写得很美。齐白石很少画整个的茶树，而只画折枝茶花，特别是红色茶花。此幅茶花色彩浓艳厚重，在左上角的

红花上，爬着一只有长须、甲衣，可以飞翔的天牛。五朵花分布于画面的左下右上，错落而均衡。枝干用赭墨，叶子以墨画。白石初到北京时，画作摹仿八大山人，风格冷逸，北京人不喜欢，陈师曾劝他自出新意，变通画法，这就是有名的“衰年变法”。《白石老人自传》说：“我听了他(指陈师曾)的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这幅作于变法期间的作品，正是红花墨叶，风格已脱离八大山人，而呈现出自己的面貌。



3. 菊花甲虫(1926)

纸本，水墨设色。50cm×19cm。作于1926年(丙寅)。题：“澜君夫人玩赏，丙寅夏制于故都，齐璜。”钤白文“木居士”印。私人藏。

此幅竹篱菊花，全以黄色勾画。如果说前一幅菊花强调了色彩的对比，以浓艳胜，此幅则强调了色彩的单纯，以淡雅胜。彼此在情调上大不同。画家的立意，在扇子另一面的题诗中有所透露：

栩栩欲何之，秋风退粉时。

吴娘衣共薄，凉透五铢丝。

“吴娘”在这里泛指美女(如宋人诗所形容的“急竹繁丝互催

逼，吴娘娇浓玉无力。”)“五铢丝”即五铢衣——传说神仙穿的一种又轻又薄的衣服(如清人诗所形容的“五铢衣薄太风流，细骨轻躯称远游。”)白石把黄色菊花比成身着五铢衣的美女，在秋风中亭亭玉立。

在黄菊下面，有一只红色的甲虫在爬动。它是那么小，如果不细看几乎看不到；它又是那么鲜艳，不由得你不惊叹！潇洒的写意与工致的写生，临风而开的秋花与夺目的秋虫，在白石老人手里好像自然生成的，带给我们秋光的明媚，花鸟草虫的美丽，生命的跃动！



4. 豆荚蟋蟀(1926)

纸本，水墨设色。54.5cm×20cm。作于1926年(丙寅)。
题：“秋色秋声。砚复兄雅正，丙寅秋，白石。”钤白文“木居士”印。
私人藏。

齐白石画秋花秋虫，爱以篆体题“秋色秋声”四字。秋色，可能是黄色，也可能是红色，或者兼而有之。秋声则是蟋蟀、蛐蛐、蝉或蛙鸣。在长达五十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他看惯了秋色，听惯了秋声，晚年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不免想念它，有时他甚至跑到北海公园，专去听那里的蛙声。他在《闻秋虫》诗中写道：

潇湘多雨嫌春湿，燕地多情偶再游。

道路四千寒暑异，虫声到耳一般愁。

这是乡愁。但在齐白石笔下，乡愁的抒写并不苍凉，而常常是美丽以至热烈的——家乡的一花一草一虫一鸟，都被刻画得分外美好。此幅描绘农家菜蔬——豆荚，和两只跃跃欲跳的蟋蟀，豆荚枝蔓用的是枯笔画藤的方法，勾叶点色，殊草草，唯蟋蟀勾画精细，一丝不苟，这种将粗放与精致融为一体的画法与风格，正是齐白石晚年花鸟画的一大特色。



5. 梅石白头(1927)

纸本，水墨设色。42.3cm×14.8cm。作于1927年(丁卯)。
题：“香梅夫人清赏，齐璜，丁卯。”私人藏。

石上有两只白头翁，一闭目而卧，一蹲立寻视。石头后面是两枝红梅，疏影横斜。画家画白头翁，多喻夫妻白头偕老之意。此帧亦沿此意。后面的梅花，也许有隐喻香梅夫人之意。

此画的构图较为特殊：把石头和双鸟置于画面正中，石两边

的梅花也略相对称。一般作画者会回避这种构图，因为弄不好就会死板，但齐白石将款题和印章放在右边，对称就变成了有变化的均衡。艺术上的聪明和巧妙，有时就在这看似一般而实不一般的处理上。全画大抵用没骨方法画，但鸟头和翅还是以勾为主，这样更能突显小鸟的灵动，也使得画面增加了一些活泼。

梅絕句
以
寫花神

東真補之
和伯

正癸亥有

識梅

花

魂

自
言
和
伯
梅
絕
句
以
寫
花
神
東
真
補
之
和
伯
正
癸
亥
有
識
梅
花
魂



6. 红梅

纸本，水墨设色。61cm×31cm。约作于20年代后期。题：“却胜玄都观里花。石坡仁兄清属，齐璜。”钐朱文“木人”印。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扇面另一面题：“今古公论几绝伦，梅花神外写来真。补之和伯岳庐去。有识梅花应断魂。金阳姓尹，字和伯，潭州人，画梅自言学扬补之未能似。余以为过之。己巳春，石坡仁兄再属，璜。”这里所说的尹和伯，长沙人，清末画家，善画梅，齐白石中年时曾向他请教。这首诗说，宋代扬补之，近代吴昌硕、尹和伯是画梅大家，他们之后，却没有什么人了。

作此画的20年代，齐白石正对吴昌硕的画法有所借鉴。即他在许多方面舍弃了八大的清峻冷逸，吸收了吴昌硕的浑厚古

艳。齐白石也是篆刻大家，也擅长写篆隶，他对吴昌硕充满金石书法意味的笔法的吸取颇为自然，且见效快。吴昌硕为了适应上海市民阶层的趣味而多用浓郁的色彩，与来自民间的齐白石的审美趣味不谋而合。对吴氏的借鉴，以画梅的笔法与色彩最为接近。此帧红梅，约作于20年代中后期，浓艳的花朵、苍劲的枝干，都与吴氏画梅相似。但此幅构图独有特色：上密下疏，可谓“密不通风，疏可走马”——这种构图方式，不是吴昌硕的。此外，此幅枝干虽也是粗笔写出，但并不像吴氏写草篆般的纵放，而花朵的刻画也比吴工整。换言之，吴昌硕的梅花更偏于写，齐白石的梅花更偏于画。

